天啓滇志

藝文志第十一之八

表類

賀破吐番表

唐權德輿

伏以聲教所被遐邇大同蠢茲西戎尚有遺類式紀亭鄣且稽靈誅陛下膺算無窮天威遠震以夷裔感恩之衆佐蕃隅制勝之臣地取以多方畧獻捷事皆前定必禀聖謨斬將搴旗出于料外堅城便地盡落彀中通荒服會期之途絕餘孽窺覦之隙奉威懷之命以律而戢兼夷夏之師在和而克此皆陛下神武潛運妖氛永清蹊是成擒自當盡殺臣等謬當樞近

媿之廟謨幸覩成功不勝大慶

請築羅城槩南詔表　　　　　高駢

臣聞仗鉞擁旄顯受專征之寄殿邦守土必尊共理之規異勵節以輸忠須興利而除害伏以臣當道山河雖險城壘未寧秦張儀收蜀之時已曾版築隋楊秀守藩之日亦更增修堅牢雖壯于一隅周匝不過於八里自咸通十年以後兩遭蠻冦攻圍數萬户人填咽共處池泉皆竭燅氣相烝其苦可哀斯弊可恤臣前年赴任之日總過劍門料蠻賊奔迯不敢回顧先遣走馬入府放出城内户人莫不懽呼稱見蘇息臣今欲與民妨患爲國遠圖廣築羅城以莊𩀱閭將

謀永逸豈憚暫勞臣深受國恩實思忠盡懷之所奏

乞宣付宰臣僉議

又築羅城成表　　前人

而川境邑南詔比鄰頻遭蠻蜓之侵凌盖以墻垣之湫隘蕃是戎兵同行剽刦賊路不能控扼軍營罕習干戈遂使蒸蔾枉遭塗炭臣初到統押便與經營更議遠圖以防後患嚴設武備廣築羅城遂乃相度地形揣摩物力不思貴耗只繫安危趣十縣之人丁抽八州之将較分其地界受以城基運土裹而子來特石杵而雲集金湯既設鐵甕如堅控地道之莫能徒云入寇縱雲梯之殘立無計登陴白露屋凌空絛舉

莫及赤城山對峙形勢不如霍尾炯青麓磚砮碧縱
壘再至無計重圍皆仗陛下之廟謀使微臣之擬制

牒類

回雲南牒　　唐　高　駢

我大唐聖皇帝德配二儀光齊兩曜仁霑動植聖從神龍照萬國若青天養兆民同赤子東鄰若木西距流沙北通陰山南抵銅柱莫不貢琛而納賮航海而梯山請混車書願爲臣妾是知畢微螢耀不敢竝於太陽齷齪蹄涔焉能踵于神驥且自九夷八狄七戎六蠻雖居要荒盡遵中國縱外夷驕倨豈中國等倫且以蠓蜹之飛騰不離溝瀆欲遊鸞鳳之羽翼擬接熛霄雲南頃者求合六詔併爲一蕃與開道途得接邛蜀賜書習讀降使交歡禮待情深招延意厚傳周

公之禮樂習孔子之詩書序善既知太息含毅忍窮兵再拖朗寧重陷交趾兩停邛蜀一封黔巫城池皆爲灰燼廿庶盡作蘇寃轉迯胥襟同知恢華啟越嶲之舊地圍棡如之故城凌犯不休貪殘轉甚普定貽都護丕闡揮兵朗寧冠戎未解誅鋤愈以侵欺客其殘暴甚比若親征海裔克復龍編駕三千之師勒拱萬之寇南定縣全軍陷没如乾鎮匹馬不回羅和十空嘉寧俱盡督衛段尚遷斬首驍將麻志嘉古軀李善龍南縛軍前張詮生擒陣上沉白衣襚命之裳如赤日消冰綫朱駑佳質之單若紅爐熯雪諾胥就戮思繒自裁董鐸龍之恓惶范晲些之窘沮江橋則盡

底焚燒禾稼則從頭覆沒波封禹解挾耶大應容奏
誅勦若高原之縱燎等閑撲滅如順坂之走丸收復
城池掃殄妖孽伏膺謀之果斷資神衛而進擒撻轄
信威趙之功吞樂毅定齊之業其千勝負詔國洞知
昨日來顛西川移從汶水仗節單車大開城門放出
人物固無疑阻直擬誅勦前詔王遣張棣成等揭言
和好身總入境兵已繼來候期大國熒惑元戎戮僕
之儀須依古典已單令處置詔國前後俘擄約十萬
人今獨送杜驤妻言是沒落杜驤宗職本任安南城
陷驅行故非沒落羈寄半代桎梏幾年李氏偷生空
今迎國杜驤早綴不得還鄉今則訓練蕃兵指揮漢

將鐵衣十萬甲馬五千匹交合從黔蜀彝進昔時漢
相有七擒七縱之功今日唐王經百戰百勝之術數
名須立國史求書且杜騄管衛李瑾閔地稱是親近
但王室殊宗天鼓遠滅而已李氏并詔國未央遂差
人押領進送朝廷是故牒

代高駢回雲南牒　胡曾

牒前件木夾萬里離南一朝至北開緘捧讀辭藻煥
然奘傷過多欣慰何極實以今同遭鎮才到藩籬且
按此朝之舊儀未委彼國之新制稱知鶴拓諾誠
咩尚呼南詔之佳名豈見大朝之熟號要從微耗且
是所宜伏承驛信王化風行居德雲被雕題纂膝駿

舌折腰卉服來庭琛表入貢蓋以深明韜略精究龍
韜波伏而天革偃南土昔洪侵軼我華夏無疆不可
手將謂我皇帝有所負于彼邦遣丞郡所負于儀國
慮彼直我曲獲罪于天是漂木夾中懷用貯崇報及
拔迴示已見事根止于囚繫使人放歸彼國始予小
忍終此深讐吞噬我朗寧虔劉我文阯取我越嵩把
我益州若報東門乃及再四夫物居中者尊也處外
者卑也是以衆星拱之北辰百谷趨之東海天地尚
不能違而況于人乎我國家居天之心宅地之腹四
方八表莫不輻湊亦猶北辰之與東海也誠知土地
山河歸于有德雖云有德不須相持苟無其時安可

妄動明公博識多聞豈不見使君乎仲尼之聖諭老
舜顏孔之賢過靈龍亦合茫茫無立錐之地者蓋無
其時也適使仲尼生乎秦喬桑胡亥之亂用顏回閔
損為宰相子路冉有領將軍乎賁育我竟術公乎題
言循典書激雖亦合鼎沸可期月而定也當此之時
劉項只可都頭韓彭不過十將耳聖人雖有御天下
之德而無帝天下之時終不妄動及子路欲使門人
為臣以為欺天乎自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是吾
已矣夫此乎負手曳杖逍遙倚門告終而歿耳奉衣
識天時符堅不知曆數妄恃強富氣亂乾坤葬以百
萬銳師來襲後漢光武以五千之衆破於昆陽堅以

六十萬精兵柏于東晉謝玄以八千之卒敗于壽春豈不爲欺天罔地所致若也國富兵強何足恃也周王杖鉞于岐山漢祖脫禍于泗水我高祖起自隴州蓋明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見其形未知其兆也今與明公陳之望審察焉昔周王承公劉之德邁殷紂之暴剝剔孕婦塗炭生靈剖賢人之心斮朝涉之脛三分天下而二歸周文王率諸侯而朝於武王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尚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退歸修德觀于聖人去就豈容易者哉及微子去比干剖箕子奴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棄之武王方援旗誓衆一舉而戮紂者蓋天棄殷而與周也我

皇方宵衣旰食肩堯踵舜遵事三考恩惠府僚推赤
心於此千腹中懸白日於微子鎮上諸侯合德百姓
歡心天下有心聖有周王家有媼畀产生盛望者矣
漢祖承帝堯之德過秦皇無道併吞六國侍寵留二
家焚燒詩書坑藏賢哲築長城於紫塞造阿房於皇
州鬼母哭蛇人丞指鹿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棄
之是以陳勝一呼天下響應漢祖西入五星都聚者
蓋天奪秦而與漢也我皇帝方崇詩書任賢哲卑宮
室卿黔黎野無歌鳳之人朝有問牛之傑天俑有人
矣如漢祖家有韓信户生張良者矣我高祖承玄元
之德遇隋煬荒淫傜役不均徵歛無度竭生民之膏

壓焉迦幸遂貢種虎望群賢採烝庶毋浮沉遼海疏
鑿米洵今年東征明年西代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
父業之是以我高祖應天順地奄有四海者蓋天奪
隋祚與唐也我皇方淡薄聲色杜絕遊夢以寧輔
倚注舊庠思成垂拱惡習干戈皇天方替國人方歡
悉下有令進如唐祖家有懿德户生玄齡者手僕雖
自絳紗素靴黃谷跣採師律固識兵機奉詔鎮壓三
巳撫安百姓思敦禮樂恥用干戈毋傷虞芮之爭國
念姬周遊謀路苟不獲已帥須訓戎且蜀地潤數千
里郡列五十城户口至多士卒之衆可以揮汗成雨
吐氣成雲蓋緣從前元戎皆是儒者有昧見機而作

但守升平之元規雖分常慮不教民戰是以彼國得以深入無備故也僕示之以三令教之以八陣鼓鼙而進鉦動而退其與之共苦與之均義策填荒情猶欣歡悅禮樂而敦詩書務耕桑而聚穀帛使家藏甲胄人貯干戈賞罰並行公私共貫既識三略便可七擒不唯喝倒不周亦可勞閑太華況彼國自長慶已來發援藍部役人之父孤人之子掠人之妻繫人之夫焚人之廬舍使人暴露剪人之桑麻使人寒凍蜀人怨恨痛入骨髓僕乘其衆怒之勢示其報怨之門況抱雞搏貍下鼷入敵乳犬敵虎自是物情既伏宗廟之威靈兼統華夏之精銳若乘流縱棹下坂推車

豈勞心哉僕官是宰衡位當侯伯被堅執銳雖則未曾濟河焚舟平生所貯彼國將帥之強弱邦國之盈虛坐可酌量何煩詢諮且六合之外舟車不至聖人不言彼罔在聖人不言之鄉舟車不及之地縱主上英哲人臣俊乂亦猶燭龍銜耀只可照下一方春雷振聲不能過于百里天與不取談何容易夫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彼國縱號六翮未開五賊而欲泥封函谷水灌晋陽何其謬也五賊者夏桀張羅殷湯祝網是以仁而賊不仁也殷紂剖生人文王瘞枯骨是以德而賊不德也齊國享微薄貸魯國享貸薄微是以恩而賊不恩也項羽殺義帝漢高祖舉哀是以義而

賊不義也陳後主驕奢隋文帝恭儉是以道而賊不道也能行五賊無曉六韜方可奪人山河傾人社稷我朝未有五失而彼國徒自陸梁以此推之興亡可鑒何勞遠離庭户始識安危久習韜鈐方明勝負而妄要姑息不務通和回示荒唐一何乖戾罔念孔顏之知命翻效莽堅之覆車交阯喪亡可知人事新都失律足見天時若望降尊便希抗禮但百谷不趨東海衆星不拱北辰則不可議也苟未如是則不可改圖昔管仲入周不受上卿之禮蘇武在虜無虧中國之儀事有前規固難更易況小不事大春秋所誅若彼真我曲恐招天殃既彼傲我讓何患神怒見己訓

齊士卒調集糗糧或玉露垂槐金風動柳建鼓數里
命車指南涉嶲吊民渡瀘會獵繼齊魯之夾谷紹秦
趙之澠城便是行人豈遺佳策皇帝聖旨以具前緘
奏聞臣下不復多談恐乖忠告謹牒

檄類

開越嶲諭巴蜀檄

漢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一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墮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

其發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起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還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于後世傳土地于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于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

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者亦宜然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遍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移荅益州渠帥雍闓檄　　　蜀漢呂　凱

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天下切齒萬里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

漢曆以爲當躬聚黨衆率先啓行兵以報國家下本
胥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倚朝廷僕吳趙皆李詭
末柰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遺聲無窮崩
于鳴浦何足爲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
內望風宰臣聽膺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
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消將何
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居維侯避怨而封竇融知興歸
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
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替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
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
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相是責夫差僭號晉人

不長況臣于非主誰肯歸之耶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愚惟將軍察焉

書類

開西南夷難蜀父老書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于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笮存邛略斯榆擧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之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于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切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僰之與

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矣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

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于慮而身親其勞躬胝
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于無窮聲稱浹乎茲且
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齷齪拘文牽俗修誦習
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
世規故馳騖乎兼容並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
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
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
潤于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
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
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
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

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縲號泣內嚮
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
所今獨曷爲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爲
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强胡南
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
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
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
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
息討伐于彼遐邇壹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
于沉溺奉至尊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
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

致者國奏有不殆于憂勤而終于佚樂者也然則定令之聲合在于此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于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敬周廉從遷延而辭退

賜韋樂書　　異牟尋

異牟尋世爲唐臣曩緣張虔陀志在吞侮中使者至不爲澄雪舉部惶窘得生異計鮮於仲通比年舉兵故民新輿錄代祖棄背吐蕃欺孤背約神川都督論

訥舌使浪人利羅式眩惑部姓發兵無時今十二年此一恐也天禍蕃廷降釁蕭墻太子弟兄流竄近臣橫汙皆尚結贊陰計以行屠害平日功臣無一二在訥舌等皆冊封王小國奏請不令上達此二恐也又遣訥舌逼城于鄙弊邑不堪利羅式私取重賞部落皆驚此三恐也又利羅式罵使者曰滅子之將非我其誰子所富當為我有此四恐也今土蕃委利羅式甲士六十侍衛因知懷惡不謬此一難忍也吐蕃陽毒野心輒懷搏噬有如偷生實汙辱先人辜負部落此二難忍也往退渾王為吐蕃所害孤遺受欺西山女王見奪其位拓拔首領並蒙誅刈僕固志忠身亦

喪亡每慮一朝亦被此禍此三難忍也往朝廷降使招撫情心無二詔函信節皆送番廷雖知中夏至仁業爲番臣吞聲無訴此四難忍也曾祖有寵先帝後嗣率蒙襲王人知禮樂本唐風化吐番詐給百情懷惡相戚異年尋額竭誠日新歸款天子請戍劍南西山涇原等州安西鎭守揚兵四臨委回鶻諸國所在侵掠使吐番勢分力散不能爲彊此西南隅不煩大兵可以立功云

報南詔堅綽書　唐牛叢

竊以詔國自爲背叛積有歲年乃祖出于六詔之微非是西夷之長爲會塗山之日不得預萬國之名舜

受方岳之時不獲見五年之幸我大唐德宗皇帝仁
沾動植信及豚魚子育兆民君臨四海憫其傾誠同
化率屬来王遂總諸蠻令歸君長仍名詔國永順唐
儀賜孔子之詩書頌周公之禮樂數年之後藹有華
風變腥羶蠻貊之邦爲馨香禮樂之域豈期後嗣罔
效忠誠累肆猖狂頻爲妖孽自四五年來侵夌我疆
土圖逼我城隍盖以姑務含容不虞搪突遂令完醜
以害生靈況乃毗橋喪師泸江敗績夫何今日不改
前非妄設奸欺詐言朝覲輙舉螗蜋之臂大興豺豕
之心仍搆狂詞且先代帝王之治也豈嘗外蠻貊以
薙之是必天怒鬼誅殞身喪國罔其褻瀆示彼誠懇

況天設華夷國分大小小當事大夷不亂華豈有興
動蠻師甲兵侵陵天子藩屏必殺盡殄滅之秋不然
何以不恤其民妄動干眾一旦天子赫怒諸侯會兵
長驅渡瀘之師深入鐵柱之境必不更七擒七縱即
須剪蔓除根當此之時後悔無及坦綽今既離使巢
穴把我封圻當道已排比戰場點鬪戈甲雄師十萬
驍騎五千即遂鼓行併令擒戮所差王保誠四十人
送書並已囚繫候于軍前用以釁鼓號令發遣鄧龍段
俞遜二人特此報書

答中與人書

宋黄庭堅

頃承惠香極清淡可喜每與觀道人同之耳比來絕

魚膏擡蠟時焚降真煙篆淺倚雲霍震躁非主公深
靜不能調制此物耳聞元叔善瘡瘍遂乎後爲焚香
何不見寄如王所獻天女惟我能受可與我呵呵

遺梁王書　陸賈

殺虎子而還喂其虎母分俱衆而自詐其但公假途
滅虢獻璧吞虞金印玉書乃爲鉤魚之香餌繡閨凝
女自設掩雉之網羅況乎章既亡弟兄盤絕今止遺
一婺一奴奴再贅華然後婺丞可配阿穠姬如此事
諾我必借大兵如其不可待金馬換作蒼崖濆泄改
爲洱水彼時可望吾兵來矣

與鶴知府董賜書　本朝傅友德

大丈夫之處世也當磊磊落落出群不羈然後能拔
淤泥脫塵滓業勲當時垂名竹帛飄然而立于尾品
之上亦猶騏驥伏櫪鸞鳳棲棘其始也雖與駑駘同
豢鷄鶩共食無異于彼一旦遇伯樂振羽翮終能馳
騁于長途而翱翔于雲表也昆明古而南夷去中華
萬餘里困元之季天下鼎沸
民離受命海內維新梁郡以元餘孽保據其地弗遵
聲教者十有四載天兵南下問罪討惡余忝承伐之
任受鉞專征辛酉冬戰于曲靖之墟大破其衆擒其
總戎轉鬪烏撒遂平諸部梁卿計窮出奔而殞其他
豪傑或降或抗或就誅戮或被囚執皆相半矣于時

足下以前安寧知州來見于稠人之中余目而異焉遂加形狀仍試以事綏招降撫循綏緝遺黎氏頗著誠款遠官貴人咸稱其能於是乃復其任使保妻柔焉壬戌春烏孽構釁流毒邊境余與諸將發兵致討時有太理起到土官高生等惡萬構城欲僥邀乎俾

令朝

覲而閫帥不仁失于撫字致命驚疑攖踵而遁及至本土遂為佐雖舉兵相向攻我城邑殺我吏士日甚一日轉加猖熾閫師莫制矣足下介在群孽之中確守歲寒之節斥其奸謀誅其來使獨挾妻孥眾丞入滇復與列輔分守城壘捍敵矢石城之所以存者與

有功也副將軍平西侯聞雞來趁誅鋤莫敢學變復定余至滇平西侯倫述其事余甚嘉之然此豈古人所謂不過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歟抑古之始遇驥之始知歟余任大理足下又率鄉曲子弟五百餘人爲師前道招徠劍麗降伏西番威聲頗振有功必報古之道也奚新舊爲乃奏

天子授足下以專城之任任足下以牧守之官保障大理爲滇外户恩亦至矣榮亦甚矣此正持盈守城之時也可不勉歟古人有贈人以言余深慕之余雖武臣數聽教于君子矣足下其宜訓兵務農肅紀律著恩威毋暴橫而欺良毋縱驕逸而墮前功上下相

黎共乘斯土以副
國朝任用之意策勲垂名不其偉歟茲因師旋留詞以識惟足下勉之

議開金沙江書　　楊士雲

按志金沙江古名麗水源出吐番界共龍川犁牛石下名犁水訛犁爲麗東經巨津寶山二州三面環麗江府東經鶴慶受漾共江諸水又東經姚安府受青蛉太姚龍蛟諸水又東經武定府受元謀西溪諸水又受滇池螳螂諸水又東經東川府西入滷濾部受尋甸牛闌谷壁嵋嶍化諸水又東經烏蒙南又東經塩井建昌會川越嶲諸衛合濾水受懷遠寬遠越淇

雙橋長河瀘湘大洞魚洞羅羅打沖東河甕地諸水又東至馬湖府受泥其大小汶諸水又東至叙州府受大江此南中西北之險蒙氏僭稱北瀆者也按史漢武帝遣馳義侯開嶲越郡尋遣郭昌等開益州郡諸葛武侯渡瀘南征斬雍闓擒孟獲遂平四郡定滇池皆先奪此險也始通西南諸夷歷晉迄隋通塹廉嘗至唐蒙氏世為邊患至酋龍極矣屢寇黎雅一破黔中四盜西川皆緣據此險也遂基南詔亡唐之禍宋太祖鑒此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棄此險也遂成鄭趙楊段氏二百餘年之僭元世祖乘革囊及筏渡江進薄大理擒段智興破此險也遂平西

南之夷

國初梁王拒命我

太祖高皇帝命將征討神機廟算悉出

聖裁諭潁川侯等曰關索嶺路本非正道正道又在

殊地蓋謂比也班固謂皆恃其險阻乏下驕范曄謂

憑深阻峭紆徐岐道宋祁謂喪斗於易患生無備誠

確論也大雲南四大水惟金沙溢合江漢朝宗于海

為南國紀天設地造本為天下用也歷代乃棄諸夷

負資其桀驁雖建立城戍僅僅自守時或淪沒豈知

天有星度地有經水人有脈胳禹貢于每州末必曰

浮某水達某水入某水通某水蓋紀貢道達帝都著

天下大勢以水為經紀也孰謂滔滔大川可浮可達交合而陸乃北至永寧東至鎮遠不亦勞乎禹外薄四海各迪有功夫一勞久逸暫費永寧孰事之議詳矣為國家慮深且遠矣所謂計費吝貴責效譏言斯固古今之恒態不可成天下之事者也然英傑見同必有繹之者纘神禹疏鑿之績恢四海會同之風息東西兩路肩掛滇雲百蠻之背昔爲絕險之奧區今爲掌中腹裏我

皇明大一統無外之治億萬年無疆之休實在于此凡有識者咸曰望之庶幾見之惟執事留意幸甚

露布類

姚州道破諾波楊虔露布　唐駱賓王

略云浮竹遺嗣沉木餘苗地接冉駹詞屢彈于諭蜀俗通槃瓠聲不輟于吠堯

破蒙儉露布　前人

略云竹浮三節肇興外域之源木化九隆頗爲中國之患三年疲衆徒聞定筰之譏五月出師未息渡瀘之役鄭純之化不追孟獲之風逾扇

破吐番露布　常　皐

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皐等言臣聞天討有辜兵應者勝義者王夷不亂華師直爲壯

由烏光劉聃之至四極爰臻貞觀則同羅擊延陀開

元則九姓殄然嚮白商莫不來享圯漢雖遠必誅德

鳳鷄摩河源武節憍摩月蛸率卑人之有指忠元戎

之咎衍用信威光祖宗不黜賊遺君父恭惟皇帝陛

下宣昭義問救寧武功纘八葉之鴻圖奮四征之雄

略懷梟鴟銷祲沴棄仰太和剪鯨鯢清郊原掃除辟

穢王猶允塞我武惟揚奇幹善坊各修貢職條支若

木咸順指令邈積石之遐陬有吐番之醜類侵敗王

略倍奸齊盟乘遺將之驕兵瞰戎亭之虛候為蛇豕

食上國盡盜河湟師螫賊搖我疆再驚叢甸騎墟敢

於深入壘擇至于親屯惆然授兵協以謀我尚納汙

而舍垢姑通使以結和清水之盟未乾好時之師已聚指涇靈而徼賂闐盈夏以持虐夷德無厭弗悔荏金之說楚分甚惡輒興衷甲之謀蠢爾烏蠻整居匪茹維特南詔慕化中朝先零之質諸羌雖韋并力櫜人之率百濮罔不離心頊顙于邊受命于吏斷匈奴之右臂覊南粤以長纓蕪務輸致驕之勸晉戎成犄鹿之勢彼既失纖橋之險我遂克葳和之郛盡竄匿於龍荒復虔劉於鱗塞扰我守將墮我陴隍修戈矛與同惡靡室家不遑處臣等請奮其旅以殲乃惡凶翔振武靈武之騎獵其西卿寧太原涇原之兵震其北率山南熊羆之較暨東川貔虎之師烏蠻扰其腹

以司鵲搗其肘腋素飽矣壹大治之諸將至陳消等
統五萬軍出十一道濟師而顛之半策勲地陸之初
盪平七城斬馘萬級獲鎧械十五萬計燔堡壘百也
十餘遂貫勇而圍昆明將決勝而定青海偽東境五
節度大使論莽熱釋朔方之衆援維州之城九攻九
却之計窮七縱七擒之威速連達執訊鎗獪獻同科
然我斬而自焚有如破竹之立解拂塵魚亶醜脫危
犇谷靜山空有飢鳥沓之僇區殫域殲沈醜智盤之
降斯皆廟謨淵深神斷天造明見萬里運奇掌上之
兵守在四夷制勝目中之賊勒功滇池之柱植表赤
嶺之碑一怒安民文王之勇三軍用命克何力焉丕

等承帝之明敵王所愾闢遠門謁侯坐收而極之舊
對紫微殿受俘重覩崑丘之茂績臣等無任慶快激
切屏營之至謹遣其官奏露布以聞

銘類

銅漏銘　　明朝張純

雲南古西南夷地勢既偏晷度必差故觀天之器當極精緻則民事早晚所關始免疑滯更謨銅漏先總兵官黔寧昭靖王晏韋致意而工不稱事嗣侯襲總方面既得良冶遂繼先志克成茲漏銘曰羲和授時以象觀天天有二曜與天周旋太陽主晝太陰主夜盈縮永短寒暑代謝何以則之置此嘉量水注箭浮時乃無妄勿輕秒末歲功所起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支干縱橫陰陽消息天人脗合視此爲則四民之業各守程矩利爾出往安爾寢處東作西成不愆不忘

庶績咸熙家用平康藩司施政能知其要九功斯勸
茲器之妙

自銘并撰韓宜可銘　　王景章

洪武間景章倅山西參政宜可山西布政無何俱以
累謫戍臨安王嘗謂于韓曰吾二人白首相予以至
於今天將崇茲土焉吾堂若封欤不豫銘之懼世之
弗白於道又懼道之弗白于志也生名全字景章太
原生自號括之松楊人銘曰箕也不可以簸揚斗也
不可以挹酒漿祇適其塗而繁其膚不規而方惟秉
以常將殞質而連衷抑乘天而耀芒又何必喨喨而
較其長短儌以銘章槩彼之藏韓作而言曰公豫自

銘不豫吾銘可手宜可吾名伯時吾字號五雲趙之會稽人與公同出處也公乃銘之曰惟韓之原本于姬闡以為世惬鴻基宋績肇啓系相琦二玉繩繩以玉緒歷元不競世佛隱先生懋德執不倚摘姦秉忠神其機致君有道沛以施戴屬戴棘氣不萎達生知命壽乃桑我銘其藏求厥期

都御史王恪讀王韓二銘系以詩曰世弗向焉用銘兵將崇兹土死欲留其名道別各有成男兒當自明君不見齊有太公望投竿遇主依周蕃又不見晉有陶元亮棄官不仕自作狀我歌飛速迄太初滇陽娶女皆吾居風塵南北棟不得不作賢侄

昆明毛氏三節銘　　余承勛

眉山文傳毛東鎮丁日持其家三節卷過余余讀而嘆曰節一也而所成之節之名各有專稱焉如劉母撫孤及孫保有毛祀謂之慈節可也魏母霜居誓死以成姑志謂之孝節可也四世至給諫琢庵公立朝正色抗疏死諫謂之忠節可也嗚呼慈孝忠節國之紀也有一於此亦足風世況聚四美而萃之一門乎乃銘曰維坤貞順挹一體元剛德資始象此淑嬡皎皎雙節風教大泉嘉榮維則士行攸斅曠代罕匹萃於一門曰劉與魏撫子若孫中流砥柱保瀾鬱森脉

谷饑景赤賊載撤徹音克嗣毛祀以存皇天錫類昌
發後昆有曰司諫抗疏叩閤杞顏議禮流聲禁垣有
曰文博師道孔尊譚經振鐸錚錚曾璠衍澤未艾降
社益繁匪先昌啓濬委宗源弘風訓世彤管載言表
閭表墓遷寵兵圍敢告司諫以慰忠魂勒銘三節不
崩不騫

咸陽王廟銘 有記　　王臣

世之廟食垂萬世而不絕者不於功必於德德難知
而功易見其宜祀之均也昔羊祜杜預之守襄陽也
祜以德預以功李冰文翁之治蜀冰以功翁以德見
諸事業之大感于人心之深皆卓乎莫之尚已然其

所優劣軒輊亦自較然矣乎性存於內者真行于外
者義觀然炳然合二者而有之是其所以垂百代而
超千祀蓋有不隨死而磨滅者矣若有元行中書省
平章事賽公咸陽王其殆庶幾乎王本諱贍思丁為
烏孫國師之後其國言賽典赤猶華言貴族也至元
甲戌王奉詔鎮諸夷藩遂來滇南舉賢用能分職理
務下車之初以興學育才為先建文學歲祀于二丁
收置載籍以示學者抵大理詢父老諸生利國便民
之要博採而力行之政聲大著南荒之人翕然嚮化
繇是省徭役收散亡恤鰥寡備水旱優禮賢士汰去
冗員置屯田以便攻守薄稅賦以廣行旅饑寒者衣

食之流散者撫字之凡興利除害之事靡所不究又
建省堂治驛館修橋梁興市井百爲之備而民不知
其勞十二年冬會羅槃甸叛正往征之諸將請攻王
不許降卒有乘城進攻者王命縛之羅槃王聞之遂
舉國降諸酋長各獻金幣奔走若不暇王遣郎中楊
璉諭迤西和泥諸部皆望風而靡比卒安南王遣使
齎經爲文致祭百姓號泣震野已乃請諸朝贈守仁
佐運安遠濟美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咸
陽王謚忠惠
大明有天下雲南入職方王仍廟食焉因記而銘之
銘曰王昔奉命治西秦閩民以義嘘以仁其業餘憂

千家毳邈黎咈碑同琛琨龕邇南滇化遠氓詩書禮

樂洗滌醇邦人戴之父母親鑾袁儐蒸嘗靈神擬乎

廟謨無匹鄰森乎功烈羅星辰犬羊蹐伏敢信狺春

倘發育富懷妝香丑膺落拜望塵顧為赤子奠國珍

表德旌勛儀諸類公措盼素儼趾紳鍾喧鼓苾籩豆

陳諸侯佩玉來精禋玉執玉鞭騎鬱旛龍旂歘扇羊

可今旱施澍澤無遺根疾應禱事無吟呻王之博惠

侔化鈞玉之英與如星辰我歌樂章薦蘩蘋願王世

世庇滇人

永昌龍玉廟銘 有記

劉寅

永昌之城右倚峻山山之下水汪然瀠紆停蓄為池

迴還數百步漸而南東溉灌田千餘頃軍民咸賴其利父老相傳爲龍泉故其寺與城皆因之而得名僉曰吁九隆池豈蒙氏之先女子沙壹觸沉木於是而生九隆歟按志書云在哀牢山下今亦未敢遽以爲然也池之上舊有祠廟在焉歷年既久棟宇傾頹止而旁風神無所棲止章執徐之春樂安孫揮使來蒞是邦遷其祠于池之左偏坐陰而陽敞土燁則殿室門廡悉塽美材而更新之像塑以奉祀事每歲禱祈對越如在而往來過者亦不敢褻也至永樂癸未

皇上遣鄭卿雲公以内臣分鎮金齒仁慈惠愛事神尤嚴也丙戌春夏間雨澤愆期公與本司孫揮使等

官請廟誠感隨感而應公乃捐金修其祈宜修者完其所未完榱棟題簷楹飭以采色丹雘堊黝輝煌煥然神像儼然可敬郡丞命彭城劉氏銘之余竊按山川其靈能興雲雨則祀之以其有益於斯民也斯泉既多利澤而其神又著感通祠而銘之夫豈不宜其辭曰郡城之西泉湧為池瀦渟漫滿浩蕩溶漾東南分流有渠有溝溉我田疇蘇稻梁也食賴而生民依而卒事此太平歲豐穰也泉流之堧龍祠在焉巍然煥然惠此邦也是禱是祈雨暘時若降福攸宜民壽康也公來撫安臨下以寬衆心同歡赫有光也捐金葺新雕梁刻楹五采用施爛焉煌也神鬼其悲民罔憂

疑德恃安歸國之禎祥也膚述其貞勤之豎碳式昭
後人永永不忘也

太玄宮銘　　李元陽

鶴慶太玄宮在府治東一里許郡守潼川萬峯周侯
成其始都邦瑞峯木侯成其終故其規制宏鉅藻闊
麗奓為南中宮觀之最云初鶴慶畏雷民之死于雷
者歲常十許人少亦五六人郡人欲作廟以厭之積
歲弗舉比周侯至父老以告侯因此山川沴氣也厭
勝宜莫如廟然且習儀之無自
國都而下皆依寺觀比
祖宗朝蓋有深意於其間鶴慶為郡不可謂不久矣

而瞻儀並燦然閎興歟乃辟闢臺隍監司僉謂六衆
尚缺特可其請俟遂度地於城中計已之倅入歲若
刼盡以施之郡人咸其德趨者子來都邦慕其風施
者踵至有名樸與俊節能者雲而鱗集矣於是宮廣
啟于舊制歷爲正殿者一後祠太帝前祠王清依於
前殿而祠者曰統天元聖曰朱陵度命眞君曰鍾
樞翼于後殿而祠者曰文昌曰眞武殿廡左右二堂
一祠三官一祠東嶽西廡祠三十六雷儀門祠四靈
朱雀玄武青龍白虎是也凡天神之位置皆據道典
階蒞而偕列之其肖像等威或鑄或塑務急精到而
天帝之像爲尤詳塗金爲室裝嚴殊特此則私侯赴

所作也宫垂成而侯去位因以所未具者囑累宋侯木侯曰此宇宙內勝事也吾何敢後明日復捐金帛米粟鳩工召匠嚴地以墁易立以石堅其垣墉豁其牕户廚湢庫庾秩然備具復于宮後作庵以居修真者置腴田若干畝以爲薌膏饔膳之資宮牆內外雜藝卉木蓋蒼翠其幽菀乎其深邃之勢已在人心目中矣凡因侯之所欲爲而不及爲者木侯皆卒成之斯役也經始于隆慶改元落成于明年戊辰首尾垂二載靁不爲厲鄉之搢紳父老咸謂天人感應捷於桴鼓乃命士人楊絺董儒持狀郡傅東山特宜書來徵陽爲記陽聞之鶴慶在太始爲水澤有尊者卓錫竅

其尾闢斷泯之然後乃得平正而焉蓋與大理闢於
觀者其事本國泰都闢物成務斯有其時固有天意
然運於其中假令外以助發參贊玄宮邈像丹經
崇鄉勲難而成勞公乃參至於此冥漢之中當存捷
其機者得非斯郡吉祥之下會承周隱發覽求僕塔
高董從施薦者姓名悉碑陰銘曰鶴止西迴元氣結
歸光洞開氣浸截太素神僧入其吸飛錫前卓洪滔
竭至底丘留靈之揭來遺甓碩愚蝶青鄰天覺修祈
鬱纖靈霄歲有烏民豊誰其顧天聲嘆咽開陽獸滴
泣頭血構宮安聖天神列樓閣蒼然冠巘嶪勝事難
成勢物毅任或隋佰完其缺贊參济此類繫哲雨虞

相繼成峻烈靈祇垂鑒應無譽時有御雲合藻梲氣
候調和暘雨節疆場人民無夭折黍稷年年豐歡悅
金堂玉室常芳絜

恭肅嚴公墓誌銘　　　　　　　　　王錫爵

今上萬曆中大臣之以清德著望受
天子特達知所拔擢待遇皆異等而未竟其用以死
者海內蓋有三公諸城丘簡肅公稱璦州海忠介公
瑞與今昆明嚴恭肅公清先是嚴公謝太宰事歸
上數問閣臣嚴尚書病愈否會本兵缺則
特旨詔補公如揭襄毅故事又
特使使者馳傳趣公行又

數閱閣邸嚴尚書何騰蛟來己公疏至具言臣實病且
瘵不勝首丘私念以負
上惟
苦哀懇
苦不得已僨筆欲署其奏冬至京謝比歲
具優禮歸老魚爲孫前晉公太子太保給廩恭輿太
無何訃聞
上爲罷是期予萬里親臣贈卹故事外宜有特加於
是閣臣議端僖恭肅二謚以請
上又特旨點燗令議其終始渥眷殷繁緣篤舊兩公
所未及云公字直甫號寅所其先五代祖名孟懸黃

師淞之嘉興徙居濱祖高文春塢公鎮以公貴得累
贈至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祖母董氏母徐氏俱夫人
徐夫人生四子公最少而咄咄奇悟鄉先達光禄施
公旦擇婿得公以女歸之嘉靖癸卯舉于鄉明年成
進士除富順尹富順故劇邑或以諷公此求濟之劍
而輕斬蛟斷犀耶公謹謝曰小子何敢抑余斂避乃
方在治中惟上之所騎而擇利可手至則能聲大騰
以救荒課為天下最丁母憂復除即鄉其治如故擢
尋
召入為工部屯田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晉修外城
及

九陵皆行行諠出納侵牟吏胥手所省費以巨萬已之成當敍陞公辭不受受加俸丁父憂復除兵部車駕車駕主行郵政以清強敢任怨聞坐件出知保定府會歲旱多盜公政先保民歲既漸熟乃具為條教勸俗飭𧸖犁然有理故事三輔郡歲藉民赴京師庫役公議罷之至今稱便居保定三年課優最歷陞易州兵備副使陝西叅政四川按察使即其地轉右布政使所至自撫按特舉及两京臺諫會舉不下數十疏隆慶戊辰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改四川公故川吏知其民所疾苦乃具籍川課之當歲輸京者議割二十萬金就近改給陝西軍餉罷郡縣卒

之圖標成都操民若貢蕃入邊則爲定限額數額外不得浮一人他約束一切以患利爲本而痛持豪家悍吏以法以是士大夫譽誹常參半而內江趙文肅公獨深知之會有以流盜詿公當落職趙公力爭得予告俟調假調五年起督雁門關不果改貴州入爲南太理寺卿尋改北歷刑部吏部右侍郎復自吏部陞刑部尚書

上之知公自其在刑部能執法不骫權勢始畀柄用典銓則日夜討故事論官材承掾以下皆親爲標署楊運彥之黜識黃次公之至精不能絕也中外吏師其廉儉直牘之間幾無一跡

上擧手以太平屬公且未艾而公病歸矣歸之日
遣使慰勞仍賜馳傳以萬曆庚寅年六月二十八日
薨於家距其生嘉靖甲申年四月十八日得壽六十
有七公性檢厲勤于事其操行嚴於趣舍辭受尤廉
廉所居官身自與僮僕食粗衣敝蕭然也橐中裝雖
圖書琴鶴不取諸人
蜀王慕公使使致扇餌微餉而不受初拜尚書貧不
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
朝其輩類或指戲之公釋褐時玳瑁七品帶故在耶
公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知非玉吾顧恐難爲
上耳蓋公之內行修絜與海丘二公略同而二公喜

谿刻標異稍闇于大體乃公獨藁然長者色温氣和
人無賢不肖貴賤皆禮接之其亭法處議本人情計
久遠無崖岸峻物之行詭咋抵掌之談以故
明主眷遇亡遲而海內至今稱大人之能安國家鎮
雅俗者必首公云銘曰
公起滇南萬里遥
主不介而覲共惟德舉試吏一同爲郎再考環轍方
維頌者交道中丞之節于蜀于黔斤斤其明濯濯其
廉入典法臺不骫三尺以晉冢卿式是百辟胡威之
清惟畏人知蘇章疆切以忠見思古社稷臣待公巫
指千載靈還朱寃遐祉鬱乎高山司空取崇埋石其

樹載峰嘉君曰惟

帝發貝允師錫尚褁來許御止無斁

文類

祭玄鑑首座文　　元中峯和尚

佛祖之道未易墜兮吾無照遠邇逾之萬人千里泣山以來茲佛祖之道失所望兮吾無照負至于七春秋而云歸生耶死耶果離合兮非智眼而莫窺祖意教果同異兮惟神心其了知謂無照于吾道有所悟兮太方極目云胡不迷笑德山之焚疏鈔兮何取舍之紛馳御良遂之歸寵講兮徒此是而彼非惟吾無照總不然兮節名言與實相互融交涉而無虧出入兩宗大匠之門兮孰不歎美而稱奇歷指八載之相從兮靡有間其毫釐我聞人之既多兮來如無照者非

惟蒸將于古兮稱我不哀無然丕丕兮家祖遺烈旣
墜而余而後孰與扶顛而持危對鑑重于今夕兮與
山川草木同懷絕世之悲也

示玄鑑講主二首　　　　　　　　前人

雲南鑑講主知有教外別傳之旨越一萬八千里而
來兩浙自相見至相別恰三載一日尋我客中夜話
湖山間因拳宗門下數段陳爛葛藤不覺咬斷拇指
臨別匆匆不款徵其罪犯且放過一着異日抵匡廬
而之故鄉却不得出露醜惡被人叫罵而累及我也
就以二偈贈之

狂心未歇焉禪忙萬八千程過遠方喪盡目前三頃

捧揮開腦後一尋光陳年故紙渾無用今日新條亦
頻怱見說雲南留地好異時歸去坐繩床
衲僧開處絕羅籠撈著渾身是脫空輾破一塵如有
肯撥開萬象見無縱德山焚疏情先死良遂敲門路
已窮積劫塵勞忽吹盡黑龍潭下五更風

祭國使王翰林文　　明朝張紞

皇明建號之五年洪武壬子于羣雄者定光嶽混合函
勝西南獨阻衛被
詔翰林待制臣褘為正使往諭之時雲南元之廣孽
梁王與漠北通主聲勢相倚既聞命依違不湊赴明
年冬有使自漠北來待制公遂遇害矣今秉卑酉

兵與南京歸年壬戌劉鞠平辛之首錄偹貫珠闈至
對詢公之遺事始纂喪禮貌公豐姿從權欲言與俞
的作令且知渠革摘臣違里麻特加窦重距雖前兜
丹匯俞貢春登揚氏庇之盡力北北使叔以危言始
不愿樣然蓋楷時共今周淨圍漆嬰長地藏素北漏
澤圍或曰於南關外祝之以人舊謂齋太佛素後者
非今再閱壹吾年萬歲丙子第千千紳偉縉來訪公
殯恩餘見之夢寐騐以血肉骨陵谷遷非難跡無冢
致其情掇乃至就盡之所撫地長號戴其諱字位望
以歸緦禾于次伴縉流具言同神建鄰櫬先子以去
殺後復書自晉定來將續太泰秉記事爲牘乃皆循終篆

悄悄在心竟不得擭其應罰痛哉天乎夫何不孝荎
来此極也純謹以禮慰之曰先王之制郎遠而志于
墓送終之事盡矣故至孝若不于其體魄而享于廟
廟之有主神之宅也今于近神以從于義焉盡是者
春覺雖向月招只公之魂魄必有已散而未盡者尽
此時而招之宜其感而遂通不遠從通乎又何恨悵
紳因以公之家乘見示且請更有所言切惟公以文
名禮海內早歲薄遊遠無所遇此非才之不足也顧
其內介而外方有齟齬焉其道難進其節不苟非養
之有素者不能如此是以一旦涉異境蹈危機奮衿
顧身闌餘郎徐與顧婢子語不能休首異矣當其鬔

豈前往後踪畧述循拳拳焉以續大事記為念其意
事記乃爾論古人賢否得失之事也熱淚積蓄肺腑
如丹然則公之節概之豈有垂眷者哉誠或以雄傑
敝屣而義存蜀漢壹懷慨就瘁盡公之挺身委命為
在乎臨難而其平時固已利然於胸中矣嚮乎事之
利鈍乃明運之未至或機會之難合君子固有不幸
焉若遽以成敗為優劣則蘇蜀國有愧于陸賈顏曾
公與中軍亦可同年而言矣其可哉絕頭爭榮遂忠
者以文曰訪前修之遺烈兮在西南之天遙路漫漫
其修阻兮魂杳杳其曷追羅蕙肴與桂醑兮登樂羞
將為儀藉芳馨以昭德兮庶英爽之在茲尚苾其鑒

世所信兮琢白璧爲肺腑濯江漢而暴秋陽兮肯自浣乎塵土製雲霧以爲錦兮又重之以黻黼擎星辰以耀芒兮宇宙軒豁其在手頓食兮而弗避兮斯大義之所存載使鄧以馳騁兮往振策兮南雲嗟期運之未至兮遇豺虎之信信彼徒知爪牙之可以逞惡兮忍安知天命之維離人固有一死兮寵辱吝以與但惜芝蘭之兕摧兮終萬朽於荊榛委蟬蛻而不顧兮挾浮雲而上征駕雷車以飄忽兮引彼熻爀之霓旌逐飛黃而東騖兮歷倒影以憑陵過蒼梧之懭瀁兮謁重華而是正愛傳說之有託兮亦徘徊于箕尾望故鄉而掩涕兮予豈能獨恝夫小忠吁嗟歸來兮

登科第以對留撥據吟與鶴飛公卧滄滄盧難懷惜

遠近孫旋居公宰爵邑之深封有我有孫善繼而善

述公長致享于春秋

谷海噴龍王祠記

顧應祥

維滇有池西南巨澤灌溉羣生下流利農諸水所歸

廣大莫測末流如綫難通易塞加以霖雨洪潦泛溢

四三十年間隴畝盡浸極望瀰漫龍蛇所窟飄天無際

民艱粒食僉曰舊典歷濬弗克講及今承諱癸來甦

各獻其能限以丈尺萬夫荷鍤諸司效職疏厥淤沙

還其故跡復開于河以防衝突自冬徂春厥功始畢

遊漲滔滔源田漸出是皆神相應我今外日吉辰穀

潔此醴持敬報于神神其來格尚祈默佑永保無極

祭臨安烈女樊氏文　　陳時範

於戲烈女如玉如金誓爾不貳疇爾委禽君子憫義鳴鶴在琴而命不渝乃見貞心昔共姜氏矢柏守諶昔伯姬氏傳毋宵蔵志苟不辱盟砥丘岑而茲得正焉烈于今嗟嗟姱節式昭德音天地鬼神可質可臨帝德光丕至於海澨潛谿闘巷揚闡煙沉而將有耀發爾幽潛觀風太史述譜藝林雲山蒼蒼雲水深深化石之原化璧之崗題碣墓拱酹酒泉陰庶其表示惟德之欽

祭告義勇武安王文　　陳用賓

王兩間異氣千古英雄志殲吳魏興復漢宗精忠勇
略可貫白虹謂心如日必討奸宄蠢爾醜細敢肆外
訌王赫斯怒想與今同閑扁奏辭伐罪法聚太歲將
越桓桓東師轄轄竭誠陳吉惟王是崇天無相毅神
將護默塵旄兮指使奏捷功恢復鑾莫永固還封疆

高駢破南詔論

宋范祖禹

戎狄自古迭爲中國患雖秦以來未有得志于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而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三者皆亡矣秦發閭左戍五嶺而陳項起秦遂以亡漢初呂后欲誅趙佗士卒不能踰嶺武帝擊越發兵江淮内巴蜀罪人等放棄之蓋不可以中國之師涉其地也遂滅南越以爲九郡元帝卒罷珠崖光武遣馬援擊交阯最爲有功然三年而後克士卒死者什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其難也如是唐太宗欲討馬盎而用魏

鑒之策卒招懷之明皇之末李宓敗覆雲南殲者二十
十萬自是以後南詔盛彊至于懿宗陷安南圍成都
中國首尾疲于奔命其後龐勛之亂起於桂林之戍
黄巢之寇本于徐方之餘唐室之衰寔皆蠹其內南
詔據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因以亡矣夫蠻夷
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之亡蠻夷常爲之資是以聖
王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變生
於內而搖其本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高宗
賢王也鬼方小夷也以賢王伐小夷三年乃克言用兵
之難也唐自開元至于咸通南鄙之師皆由邊臣貪
利邀功以起釁自我致寇大爲國患非高宗不得

已之代也十年而克亦速矣哉

寫韻樓答轉注論

明朝楊慎

遠枉書副下問假借之字有限轉注之法亦有限邪凡字皆可轉邪走近著轉注古音一書悉之矣然遠近諸君子觀省者皆以尋常韻書視之未有琢磨陶冶洗髓伐毛至此者執事其有意于答論之乎敢無以復盖轉注六書之變也自沈約之韻一出作詩者據以爲定若法家之玉條金針而古學遂失傳矣故凡見于經傳子集與今韻者悉謂之古音轉注也古音也一也非有二也韓昌黎多用之方樊諸家注之曰古音也至宋吳才老深究其本源作韻補一書程

可久叉鳥之說曰才老之說雖多不過四聲互用切響通用而已朱子又因可久而衍其說云明乎此古音雖不盡見而可以類推愚謂可久互用通用之說近之類推之說可疑也凡字皆有四聲皆有切響如皆可通也皆可互也則爲字爲音不勝其繁矣原古人轉注之法義可互則互理可通則通未必皆互皆通也如天之字爲天忝添鐵是其四聲也他年切之外有鐵因切是其切響也其音忝添鐵三音皆無義而不可轉鐵因之切則與方言叶故止有切響可通而四聲不互也日之爲字有人忍任日是其四聲其音若音熱是其切響音若者日生于若木故毛詩之

音叶之音熱者日本陽精而影矣故楚辭之音叶之
今楚南方言猶呼日頭爲熱頭是其證也而聲之平
上去皆無義故不互也又如應之爲字應影映從有
平去二互而無上入中之爲字中腫仲衍亦如之比
類推之則窒矣詩之叶韻如易之卦變六十四卦可
變爲九千四十六卦而孔子象傳取卦變之易者不
過訟隨以下十餘卦蓋變而有義則取之無義則弗
之取也又考之易之彖象皆韻而其所叶無異于詩
詩十五國不同言語而叶音無異也楚遠在江漢數
千里外而叶音無異于詩也漢人賦頌史漢敘傳揚
雄太玄焦貢易林其取韻又何異于易詩楚辭哉奚

于宋人則孫愍歐陽蘇黃王介甫皆深于音韻而賢
者適以自信謂四聲皆可轉切響竅可通其頗撲猶
枝葉出而為詩楚辭賦頌藝林之外更盡本之其森
地與說也則盡南山之竹不足為其書窮萬籟之音
不足為其韻無所謂傳而蕃要窮而終功無何繇矣
聲音哉大抵宋人之學失於張大過而致其廢古
從說理則曰漢唐諸人如說夢說字則曰自漢以下
無人識解經盡廢毛鄭服杜之訓而自謂得聖人之
心為詩文則弗屑韓柳李杜之蹊徑而自謂情之
真義理自然也至于音韻之間亦不屑蹈古人之成
迹而自出一喉吻焉今舉其略如圜之音云鴨之音

鴃貿之音便直之音竹求之于古則易詩楚辭所無也求之于今則方言謠俗不叶也如其類而推之則當呼天爲鐵名日爲悉矣可乎不可乎故予作古音略宋人之叶音咸無取焉焉是故爾近日宋學王相古學休囚程文之士習語録謂之本領一經之徒尊宋儒比于聖人以旁搜遠紹爲玩物喪志求書不觀爲用心于内一闢有言議及宋人弱者掩耳强者攘臂聽乎此言也寧無憂蚩之疑乎尚賴一二泥古之士如執事輩比道尚不墜也執事文謂欲作一序見執事之得失未之失慎也末學豈敢望古人而亦豈敢與古人較得失哉但私心竊病才老之書多雜宋

今之作者錄經典淵疏于史雜家尚多遺遺其顯而
寄見者如左傳之鞠音芎窮詩之吁嗟虞戲古音有在
乎題棣棐標乎句格爾聲則縲穀之未栽翹藥之表
釀也謂刀尺之餘為綺麗而遺機杼麴母之餘為酒
醴而遺甕盎可乎耶之著詳經典而備通鑑之前編
其添宋人者猶文章正宗歸柳而不無取也一得之
愚蓋在于是亦使好古者勿惑于顛携之說而自取
不類也其才者所取已備者不復載間有復者或音
其疑音誤解改而正之單聞孤證補而廣之故非勦
說雷同也或曰子之古音遂之合將韻葬取乎岐公
銘詩矣吞是猶一二昌謂不取宋人也者非不取家

人也不取夫宋人之不師古也凡著書之大凡如此近接月鳩張子亡數數是書予語以近世知崇古文而思古韻猶清廟之祀去簋爵而薦杯盤洞庭張樂廢葺畚堁捊而進琵琶箏纂也亦必不稱矣或時于賦頌用韻上以意轉小注一叶字問其音鮮瞠然不能吞也是以不為鉤深致遠之淵而以為禦窮副急之府也豈非宋人之說誤之哉張子忻然擊節謂予此言惟中溪可與晤語惜也間以山川阻以雲泥何日明燭散帙如對點蒼坐鶴亭特予臨書于邑許製書序更冀速成魁首嗣音以日為歲特有目青不獲手書

說類

蒼洱圖說　　楊士雲

蒼洱之景嶂巒萬疊戴雪腰雲如列屏十九曲峙於後者點蒼山也波濤萬頃橫練如黛如月生五日瀕於前者葉榆水也按酈道元水經注葉榆水一名洱水西漢於此置益州郡葉榆縣夏秋之交山腰白雲宛如玉帶昔人題云天將玉帶封山公五月積雪未消和蜜餉人頗稱殊絕峯峽皆有懸瀑注為十八溪溪流所經沃壤百里灌溉之利不俟鋤疏舂碓用泉不勞人力石家金谷園最誇水碓此地獨多割山取石白質黑章以蠟沃之則有山林雲物之狀唐相李

德裕平泉莊命曰醒酒石香山白侍郎命曰天竺石好事者往往取爲蒐几之玩郡之方位延袤挹辛賓夕陽而遵初月蓋與海臨之西湖洪永之西山嘉定之峨眉齊安之臨皐滁之瑯琊同一快麗若夫四時之氣常如初春寒止於涼暑止於溫曾無凝凜栗之苦此則諸方皆不能及也且花卉蔬果逈異凡常島嶼湖陂偏宜臨泛一泉一石無不可坐風帆沙鳥晴雨咸宜浮圖鉅麗玉柱標奇傑閣飛樓運幢萃影翠微煙景蔭蔚葳蕤千態萬狀不可爲喻至其地者使人名利之心消盡崇聖鴻鐘聲聞百里諸峰鐘韻遞爲連屬滄波漁火滿地星辰峽壁澗峯植圭攢劍

時有隱君子詠其中唐人詩云燈懸千嶂夕煙卷五湖秋此語殆爲斯地設也又山水環抱如兩弛弓弓背交處是名兩關天設之險兵燹不及水東磨崖題云此水可當兵十萬昔人宜有客三千是爲異區奇句世稱樂土顧僻在西陲非宦遊莫至今標二十四景庶遊者按譜而往得以徧觀乃此外別有勝處非二十四所能限也

還定六慰後說

陳用賓

天下之事有機甚微而實至要握其機而圖之故力不勞而功舉不則難成夫六慰者國家西南之極際者也其實騰永之外落輪廣八九

千里往伐咸不能有之我

朝威德遐徠不被乃編置為六宣慰曰木邦曰緬甸曰八百曰車里曰老撾曰孟養一宣撫曰猛密咸為之正疆界明爵級二百年來酋長安其位夷民安其生奈何莽瑞體鳴狐持梃于洞吾遽標立赤計滅得楞之兄弟東破老撾之纜掌攻打景邁服車里孟艮因孟養之思箇陷本郡之罕拔計脅猛密號召三宣雄長海上三宣之外尺地咸為竊據若兹醜也將度幕輕齎出塞數千里興問罪之師乎將傳檄揮三寸舌解焚救鬭乎是入萬仞淵取驪龍頷下之珠也向使伏穴守巢戢翼斂咮亦聽其遊魂假息焉耳詎群

醜相誘使緬聲援焉緬籍資著指不勝屈萬曆元年以來滇民服甲枕戈行齎居送如猛養徃栱景邁雍會猛乃外波落著及雍罕孔墨等賊爲奔莽走或化蠻莫或擾三宣歲無虛日故欲慷慨一當賊以掃之而犁庭然不知非用武之地絕域無遠討之理欲愼重于茲屢屢諭國威信撫之則若輩嘉人怨歎也雖養哥壞斬撫暮致徒示弱也察其勢而權低昂計惟遠攻遠攻又必以夷攻夷非暹羅無以得志若因遣一介之使持盈尺之檄檄之暹羅衆以顒指大舉兵加之而緬醜遂大狼狽故以勢合者勢敗則分緬兵六慰兼之勢也非樹之德也昔緣烏合今必瓜分撫

諭指衆以具時考之則可矣乃會按鎮差官將命分
道並進因勢利導賷諭之六慰傳檄而定故罕欽首
先貢象衆萬遣使求通儀養擡拱先贊緬貢車里老
撾叩闕貢象而楷穎久渡猛乃雍會落蓍等醜借數
擾蓄發猶逝蠶成繁瑣而來歸將命者因地順勢置
之以安是側之心於無從戎之患夫已數十年已失
之物一旦完璧歸之故府以數十萬衆百萬粮糧取
變所不戀今復之于代謀不遺餘力此非低昂輕重
因勢乘機之明效大驗哉今而後狼煙紅息塞草綠
抽鏈滇人掌奉寔少
戢勵威靈遠邑也語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諒

夫蕭苴子之巧也弱予纖緻秉風振之連雙鶴于青
霄之際決機審哉顧決機者我也連雙鶴則在繳矣

議類

土官襲職議

布政司六房惟吏房一科最爲美缺土官襲職所得
不貲聞舊時花洪廣江等府告襲各衙門人役詐其
使用有至千兩以上其餘府州有至六七百兩者雖
各項人役多寡派分而吏房承行其所得可知矣至
于兩院批允之後咨批付目把親齎本本冊則另付
承差順齎齎本盤纏亦有多至五六百兩者夫在省
費用如此其多則目把科觔土官當有數倍致使
朝廷驕蕩之澤不適于遐方本司嚴肅之風終隔于
異壞而土官相沿遂以布政司衙門如此其濁濫也

深為可恨隆慶四年鹿溪府土舍告襲鬭其携金甚
夥消息甚大鄔布政風知嚴行告示不行留住省城
狀訴公廷詐騙者已入手矣今年蘭州土舍告襲本
司知有前弊將歐家張雲鵬拘拏到司領發告示一
道貼衙門首不許棍徒誆騙夷財事其本冊即給付
目把親齎說奏本司防檢難嚴而衙門人役貪心不
改土夷只知舊套而目把惟欲騙財即如威遠州係
偏州土夷而誆騙使用尚有五六百兩者若非掃除
弊源衙門受累不小除已往姑免深究追紀盡法究
詳外為照土官承襲本司惟憑各守巡兵備該道勘
奏明白結報前來即行按察司都司比冊收納例銀

通呈兩院詳允照例具奏仍給文通把親齋赴部別無留難各出示為使知本司法度嚴明原不必用費財物但地方隔遠上下之情難通奸弊叢生騙詐之計難絕若不申明嚴禁第恐後來告襲之人復被積年攬徒仍前誆騙深為不便及照土司雜職等官名分同存貧難者衆若欲使之齋本赴京恐其不便又非順夷情酌時宜之至意也亦應議處合候詳允本司備行所屬土官衙門曉諭今後如遇各土官告襲候守巡兵備該道駁查明白結報到司次日一面移行二司比冊一面馬上行文後開府分查收納穀例銀收具庫收同齋本通把姓名各回報至日次日具

稿又定日到詳兩院批允限三日內具本冊咨批發
驛馬上傳遞係金滄道屬者發漾濞永昌二府洱海
道屬者發楚雄府臨沅道屬者發臨安府安普道屬
者發該管府分行令各道總親齎赴部第四日將發
遲緣由呈報兩院查考如宗巡兵備道結報到司而
移行此冊呈詳兩院及具本冊咨批日期遲違一日
者承行吏問罪呈詳兩日者招解其本冊咨批到府
即時給發仍將發遲日期申報稽考如該府遲違一
日承行吏招解兩日者坐贓並從其有積年通把詐
騙撰害財物指稱起省打點及有衙門內外人役通
同騙財者許諸色知音人等將各犯及財物把住連起

司當堂驗明人犯照例問遺財物盡行給賞召土司
府首領縣佐驛巡雜職等官有領齎文赴部者聽如
有親齎不便者准解齎本盤纏銀壹拾二兩赴司候
有順差人役赴京交付齎投仍呈兩院知會如此庶
夷情可順而弊端可鑒衙門亦可以肅清矣

土軍操期議　　王惟賢

雲南土軍原係各州縣民
國初紀綱未定權借百姓暫操以威四夷遂至久假
不歸戍籍莫變一身兩役剝膚淪骨其苦不可勝言
矣上司不知無從致詰曾不思名雖爲軍與有罪充
發者殊科況軍則有糧而土軍無糧軍則有裝有馬

而土軍無裝無馬與爲裝爲馬者皆集自亦甚蒙之兵也乃令試量其貲馬而冊其齒歲嗚呼勳戚世冑之家多歷年所田宅易主及欲責貧爲勇重困之罷民未故貧弊示蘇年來隊舉措惟恩惠參無于冬季上操之期畧爲通融議處每年侍其收割稍緩自十月十五日爲始至二月十五日止放回務農其操三歇三霸番久住妨誤生理不若每月逢操十日餘放寧家既於其三季巡規示致妨民蚕桑與操以日出爲期至巳時而散若營操官稱公事枉刑殺場各軍依時回散每年上操之期止許預先告示聽諭不許差人下鄉勾攝及編造其軍年歲冊只許本

年下次編造不許年年假公科害仍照先采朋標事例許留餘丁貼軍不必濫勾操演以濫科索先該知府劉守緒議凡此令土軍每與漢軍參操三個月令定以冬十一月十五日起至春二月十五日止如衛所官旗分外點閘需索者即時赴府告發參究照依題過條例問擬勿得容隱查出參究不恕

驛站節省議　俞人

天下民勞惟驛傳最甚然必稍得通融爲之節惟是酌行顧役之法或于民病少甦如本省驛路半在僻簡查其每歲正供亦不爲多及審站民私費花銷恒加十之七八蓋緣愚弱土民終年看從該驛官吏常

例誅求附站積年包攬科駁往來悍客鞭撻遲操秘
情與借雜出紛然種種弊端難以悉數夫惟偏僻驛
分差使幾何妥用民常拘役馬常繫槽遂為奸貪闒
一騙局以致踣斃困極逃亡俗既相沿驛困彫敝此
豈民病之細者哉且各站戶之等則未經的確清查
于是有殷實上戶不出一錢而貧難下丁常年累苦
者矣又各驛分之差使未經通融會計於是有簡僻
之區享若益享寬閒衝繁之消乏者無由分諉矣又
各站戶支應俱是輪定日期雖極調遞然推遷皆各
多寡不同有數日而不及十日之差有十日而靡至
數日之費者矣又支應各色原未定與分數致有違

供本少而冒破甚多亦有濫用雖多而不敢開報者矣此又區畫未盡而分數不明費出無經而稽查難究者也本司見得各該站户每每控訴累窮難於逐一辦理已經定發清查格式行委知府等官分投勘實去後節據各官冊報前來又經該道召集站户面與審處酌量各驛歲用繁簡及置造鋪陳等項共計若干就將各丁田照則擬定銀兩足數三年使用之數置簿一扇印發各府州縣收掌徵完另櫃貯庫陸續責令該驛官吏支使如常年應用馬匹大約若干召募近驛有馬願僱人户照常賃價預給銀兩連名具領在官仍置一簿登記遇差隨撥以免臨時措勒

參差廩給口糧飯食正米舊有坐派官米驛丞照舊閏支中間原無坐派若與凡一應食糧紙劄柴燭之類已各議有定數該驛官吏每季先期關領自係實辦答應其各驛當該官吏亦若本差亦應體恤相應將前肥之燃每日流官驛丞給銀一錢五分舍給銀伍分吏給銀三分爲柴燭書馬之用至于每年遇委查盤及倒換循環文簿三年補造鋪程什物及各色刷卷紙張與夫意外撫助表情經過等項費用亦各處有分數編有羨餘足滿使用免致重行科擾每遇遇年終各驛將各應過官客僱用過馬匹買辦過下程使用過銀兩及製造過鋪陳什物等項各清冊

送各府州縣查對明白并將支出支剩各數冊呈該道收查若一年費用飯食之數數目爭差止及伍錢上下者姑免究問至一兩以上果有侵欺情弊從重追究招詳並將各驛支使及各府州縣見收支剩大數總具手冊一本隨年終事蹟文冊轉呈撫按衙門查考凡該管陞遷事故定將經手錢糧查對明白方許放行若編定站丁內有逃亡者聽各查訪本户或別户相應出幼人丁措名赴告頂補每次站錢三年用盡該驛再申起派每遇六年站丁消長數多再行查照審編著為定例仍通刊刷縣票每站户給與一張俾各執照遵守所議各項夫費儘是多餘若經該

官員人從又稱原議不足輒自加添以致胥破仍前無算及分外但有科取米一升肥言索及往來僕客仍前用強求索與各府州縣官員人等或自出牌票或私做人情但違原議查出問罪追賠如此則各路户止出有限之錢自足長差之用庶與往時扵藏亦亡況錢糧既經在官則使用自難于泛濫收支各有定數則侵欺亦易于稽查且各該官吏公私用度亦該處給調停而常年收貯積有贏餘又足以備意外不常之費惟是法守謹嚴將自經行無弊矣其條目卷案則在府縣架閣茲不錄

上愛君勤政曆約議

朱泰禎

粵稽往牒循良異等莫盛于本始地節之際豈非孝
宣綜覈名實之效哉今
天子神聖銳意治平輶軒之始歲一奏報覘廉廷三
載熙績加旌餙焉不啻嚴矣本院祇奉
簡書與二千石列侯吏朝夕淬勵丞望龔黄卓魯之
績日異而月不同月異而歲不同百度維新而民宅
攸殿藉手入告庶幾藉憂
國奉公之誼或可稍逭奈吏之咎稍一遷延轉眼閏
歲已于事峻㕣未見擢骨煅髓湔洗一番以報上
聖明此非長吏之鯫蓋實逡巡不察養此呰窳者之
鯫蓋也謹奉通年申餙吏治

明旨及巡方總約與同官月要歲會遺意大畧相符
而一程書如諸生課藝時名曰愛君勤政曆仍用循
環兩帙以便流覽筆更以敏信二字敏以教不怠也
信以教不欺也夫克勤可該清慎本服官一字訣冠
以愛君至誼萬里遐荒儼若
天威咫尺雖欲稍自暇逸稍自全借而神明雖欲詐
矣郡邑長吏各置案頭每日臨民不拘事之繁簡隨
所勤行據事直書手自詮詮庶予日計不足歲計有
餘夙夜在公一誼故應兩兩月終季終馬上飛遞本
院實手註一曆為諸司先嘗按部時將郡縣日曆憲
諸門縉紳士民果與無異詞報

命之期據實數
奏請入循良傳中丞作滇雲盛事蘄終逭蔡邕之咎
藉此榮觀何異其身有之也
全滇當山海蹊駿之衝爲漢夷雜處之會衣食之路
原自卑微況經制成書綱之塵閣致墨吏猾胥族師
黨正指立名色擅加暗派每指一而科十或既輸而
復徵有田則有賦而賦日益加今且有無田之賦矣
有丁則有役而役日益繁今且有無丁之差矣遂成
賣兒鬻産之風誰念剜肉醫瘡之慘民不堪命至于
此極良有司惟是潔己卓民痛革里甲先解後支禁
絶火耗便爲今日保民第一義卷舜臺歌登華梯要

地方何嘗負官官負地方耳即一二不肖者痛宜自思全滇之賦不能當江南一大縣況析之爲府又析之爲州爲縣賦額幾何縱有加二加三之名曾無幾百已千之實白簡不貸亦又無多自阻修途獨載惡聲良足悲矣勅薄賦第一

滇民生長邊陲大耐艱苦敦龐推魯似少猾戕本院視之頗謂去結繩之世未遠憶昔令閩中時其民亦猶是也每比徵錢糧止刷印良民單數百紙如額者給之長季與完約正有罪准免杖旨簪花鼓吹以旌異之紙落如飛數歲之積逋已足稍一二不率者擬束草爲圖加于其首其人叩頭自限立地足額若無

所吝至如獄訟之際除強盜殺人並實之法餘毋恃
竹板貫以絲繩懸之廊廡間示衣復用民亦鼓舞遷
善而不知又安見畫鞋艾韠之風不可行於今日竟
舜之世哉良有司其共勉之近據司道廣訪劣狀自
因比較而濫刑監禁嚴需索而輕用拶夾更有鐵匙
短棍何異白日禦門昨一墨吏恭靜服光款落五色
無主第見其頭搶地而猶恨無地可入者其盡惡矣
良原未嘗死何忍以脆薄鄉愚濫供嚇詐豈無稟擱
載之臟便足為子孫世世不拔之業而躬蹈比訃虎
不受之所誠恥之也誠哀之也勸輕刑第二
輿利一端最難膠柱直心求瘼不中不遠進三老而

諮焉露冕行春而訪焉或平疇廣陌而泉源可援議濬溝渠或複嶺重岡而鉛鐵偶生宜商爐冶或水崩沙壓頻貽助以汰蘆種或土曠人閒借牛種以資闢墾或學宮傾圮割廉俸以飛甍或雉堞卑隳疏遴出而甃石總之蒞絲毫耗辦不貲賚疏正事登壇講學宣不盡

聖諭六言一味懇懇亹亹立見乎平蕩蕩勤而行之諸美備矣

勸興利第三

治害多端要不出心害二字夫滇雲以荒服草昧之區孤懸天末中原之士僅欲仍蜀歸吳紈之麗靡豪山膏海錯之供具是謂口體之害名法之家僅欲弄

深文巧搆之羅織御飆枝野鹿之顛詆是謂文罔之害毳雕題重琛之民爲供馬賦車之役是謂厨傳之害嘗拔珠抵璧之朝問大齊木難之異是謂美疢之害聽奸胥猾吏之撥置致招權納賄而不疑是謂猫鼠之害任豪奴宦幹之縱横將抄家刲舍而不問是謂蚍蠖之害害不可縷陳而總惟不以饑溺之害爲必害將鳴琴聽政之暇山川草木或足儆中原綺靡之觀又何攸戚之有勸除害第四

墨吏十反殊可駴心治必獨明顧晏卧于私室宗假久而人多饑渴之嗟夕思補過頗紛擾于公堂燈燭殘而身在醉夢之裏勾攝一傳呼可致乃原牌下到

遨限頻催偷徙下鄉而雞犬驚起妄操批評舉筆可了乃昨時盡招來至稿承行飽瀆而積案每至歷封親民故具本分參翼虎冠候掌現條羅惡面衰鳴誰造于膝前衙蠹所宜疾驅今認賊作子附耳吞塊之聲綫索悉歸其袖底門禁誰求籠鑰家人保丞有短墻而自踰富室貳爾何求持豕攫金驅呂攫而莫避彈文中腴田美宅地皮捲盡何殊餓挾面皮訪單上名馬妖娼大嘔空涎直令逵谷欲嘔且與父谿壑而子泥沙花報背駢于現世朝青蚨而蓄員鶴三褫寧錢于終朝何意殺見殺聞有此不耗不物莫魑魅能逃禹鼎寧膺擢不畏秦規勤畏範業五子閱三

疏通遥方河道議　毛鳳韶

竊照雲南地方有水路直抵四川馬湖府初以避僻爲禹跡所不到遂爲土人所據至我

國家始郡縣其地同于華夏然貢獻之物損官使之祚李軍民商賈之物貨擔負萬里筋力已疲而土官土舍因見道路阻絶每懷異志及今國勢正强盛不行開通將來之悔不敢謂無也本道訪據武定府揭帖內開本府有迤東通四川水路自雲南海口至安寧羅末富民只舊除華達吉普渡河安華法于土色至大江與本省地方大江至四川東川地方大江邊阿納木姑共一十三站內土色有疊水又有迤西通四

川水路自雲南陸路至富民武定虛仁環州至金沙江巡檢司凡五站本司金沙江水路下船至馬剌母白馬口㯶剌則五曲革直勒則卓剌除魯圭寧抄答甸沙吉撒麻村亦至土色大江阿納木姑凡一十四站内則卓沙吉有疊水等情文據金沙江巡檢司應襲巡檢土舍李朝宣稟帖内開金沙江上至麗江瀾滄至姚安府武定府下至東川烏蒙芒部上江弘治正德間馬湖府安盥生於杉板嘉靖十七年王萬安亦放杉板俱係拖梢五板大船經過或十餘隻或八九隻建昌行都司奉

欽取大木寧番越嶲鹽井建昌等五衛俱在上江打

神和並江口并德昌千户所地方或劉簰或散放會
川衛在下江科州條所查審開江船作若問灘水險
阻曾開虎跳灘天生橋十分不爲險阻等情又審據
本府姜驛驛丞梁松禀稱本驛設在金沙江巡檢司
之西過江五十里與四川會川衛抵界每見客人采
販木劉成簰筏自本司江流而晝夜六日即抵馬湖
隨簰下船或一二十隻裝載糧食有養猪畜客人跳
簰擲船如履平地離本司江下五六十里有大小虎
跳灘係是沙江至冬春水落之際可以施功開鑿等
情又據本府揭帖内開據經過建昌客人何松執稱
建昌衛晋下德昌守禦千户所洗迷村伐木下江頭

二程至白水站一程至會川衛嘗下司渉關句沙關
一程至梅易千户所三程至武定府和曲州金沙渦
等情隨與何松亦稱馬湖建昌等處客人採取大小
板枋俱由德昌下河從金沙江巡檢司經過直至馬
湖叙州令伊畫圖各到道爲照前項河道武定迤東
極爲捷徑且甚便益但訪得河内間有礜尖石兩邊
崖石生合成橋水從石縫流下夾委盧的若迤西金
沙江則水面洪濶四時横流各商通販前後不絶本
閣雖有虎跳二灘然皆沙石易鑿此則都禁可通而
無疑者也先年巡撫都御史黄衷曾議開修取金沙
江巡檢司驗燮招集馬湖横江各人俱到布政司攀

衍間以陸運中止近年巡撫都御史汪文盛亦曾委
官踏勘以征南中止事功之會人咸惜之合無批行
總司會同布都二司從長議計先將東西二道各委
能幹文武重職帶同督官多給官銀督同本處土官
土舍倮儸其廩給帶領木竹石鐵等匠攜具口粮衣
鞋沿途用銀僱倩熟知地利嚮導人從隨帶小舡及
沿河採買竹木劉為簰筏乘載通行遇處踏勘直至
馬湖大江而止中間要見舟楫無礙經行者幾處危
石可鑿者幾處幾丈幾尺如有絕險人力所不能施
者或作兩截盤運沿河陸路可通者幾處不通者幾
處應合開闢者幾處幾里幾十步及沿河有無人烟

循察勘查驛遞歸併哨堡等項各計合用物力夫匠役工錢糧若干悉心料理勘估明白畫圖帖說并將所過官驛且錄造冊回報然後擬議奏
請行委三司堂上官親詣督理開通施行則不獨一
時一方之利實
國家久安長治之計也

疏通水陸以達朝貢議　　張機

當今京省俱水陸並通惟滇省寄一線之路於朱提貴竹之間舟楫不通輸轉不易譬之人之一身血脈鎮通于心腹而四肢經絡猶有阻滞未達者然則痿痺之病同之矣今欲經營衢路其貴州東西二路之

見通行惟舉其未通行者則有可言云蘇蜀入滇陸路有七焉蘇雅黎越嶲建昌會川渡金沙江出武定入滇一也蘇建昌鹽井衛入北勝州三馬剌西經期而納杕出金沙江驛入滇一也蘇建昌過繩橋經白鹽井至賓川州入滇一也蘇會川至苴却渡金沙江至姚安入滇一也蘇建昌鹽井衛過繩橋經蒗蕖州出瀾滄北勝入滇一也蘇蜀峨嵋縣經老木孔避相公嶺出海棠堡至會川入滇四川與墨畱公曾闢中止一也蘇重慶府抵東川出尋甸入滇一也黔蘇陝入滇陸路有三焉蘇金沙江革囊爲筏以濟一也蘇臨洮南入渡麗江石門關南經大理入滇一也蘇階州

出婆渡產嶺葱嶺下滇一也係廣西入滇陸路有二爲係田州經貴州安籠箐平彝所入普安而入滇其二也係田州經滇廣西府入滇其三也水路惟有一爲係四川馬湖府經流金沙江入滇滇中郡縣如武定尋甸姚安楚雄北勝安寧或瀕金沙江或有小溪流入金沙江皆可行舟路爲馬頭正統間靖遠伯王公曾議開濬金沙江以武定土酋阻之而止至嘉靖間僉憲毛公鳳韶力主開濬金沙江時武定土酋有陰阻之者至隆慶間御憲陳公又力主開濬時路勘者以以江中一處有石橫亙可焚鑿爲報乃以所費不貲萬兩三月可以畢功蜀商販大木者近又多自姚安

比勝順流東下略無阻礙時又有阻之者皆不克成功不知滇蜀俱古之梁州昔人亦謂南中爲蜀之苑囿兩省原自相通宋将狄青曾躡廣西追儂智高至大理昔人亦以騰越爲古越賧乃百越之一則雲南與廣西亦非阻絶異域今欲安滇以制夷則陸路通廣西四川者當開之誠一開之則滇夷無可恃即有弄兵鳴鏑於交夷方亦徼閒者我分道可以進攻即使四川貴州夷獠有稱亂犯順者滇兵亦可以擣其背而襲其後矣水路通馬湖大江順流直達兩京各省者當疏之誠一疏之則不惟滇夷失險不敢跳梁即有干犯者我舟運糧源源而來士免枵腹饑色之虞

亦可盡其力矣誰以開道爲難則如唐貞元間韋臯遣幕府崔佐時繇石門趨雲南復通石門南道洪武間穎國公傅友德令廣西鎮安府開路運糧以餉貴州普安軍士西平侯沐英剪除廣西維摩餘孽以通廣西田州土婦岑香奉

旨開貴州西路以通雲南景川侯曹震擧

勑疏貴州永寧河以達四川瀘州成化間南安知府張汝弼開鑿庾嶺險路嘉靖間湖廣巡撫席書開拓夔州山徑以避江險事載史志歷歷皆可考也或又以杜宇鑿巫峽通江水五丁開金牛金蜀之險以失遂至亡國不知此昔人以蜀爲獨守之國據險以抗

中國云然今

明已一統甄鄉通譯月塞向風皆款梯山航海以通

上國使滇人擬險爲獨守之國款何爲哉舊聞緬甸

攻迤西者亦繇大金沙江泝運糧米是水路交通一

小夷且知之且經營衢路不比師旅費爲易戍爲滇

人建萬世之利使緬國西平景川文襄諸公不得專

美者端在今日矣

辨類三

黑水辨

李元陽

書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華陽黑水惟梁州又曰禹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傳論紛紛或謂其泉出其山流逕其地或謂其跨河而南流或疑其世遠而堙涸或謂三危在今麗江或謂竄三苗不應復在南夷之地此皆出于臆度不足爲據愚之所據知有經文而已夫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于南海之水則可數也夫隴蜀無入南海之水惟今滇之瀾滄江潞江二水皆發吐番而北来蓋與雍州相連但不知果出張掖地否水勢並洶湧皆入南海是豈所謂黑水者

于勢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内外當亦與干崖州等境爲不相屬惟瀾滄繇西北迤邐而東南徘徊雲南郡縣參錯其交趾下海分水内皆爲漢代水外即爲奚緬則劃然所掌乎分別梁州界者惟瀾滄江與當之盡津道會同勢公雖在凡棧邊疆平勇以今考道皆在瀾滄江内則瀾滄江之爲黑水與肆知地理志謂南中山曰崑彌水自洛山海經所洱水西流入程洛故瀾滄江亦名洛水言脈絡分明也元史至元八年大理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道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觀此則瀾滄之爲黑水益章章明矣若三危山即不在麗江當亦不遠古今山川之名因革不可紀極

夫不可移者山川之積也隨時異稱者並水之名也不擬不可移之積而擬易變之名亦末矣太都爲論博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謂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北而禹貢言黑水爲梁雍二州之界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堙涸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滇隴之間正如三足鐺然黑水之源正在鐺頭故雍以黑水爲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爲南界對華陽而言也蓋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拔曰梁州可移而華陽黑水之

梁不可移也梁雍之間其名黑水者非一然皆枝水而流至於入于南海諸葛亮等所謂朝發南鄭暮宿黑水之類皆非禹貢之黑水也是遺雖貫因河之舊流遂窮河源遂得其實事固有晦于前而明于後者余縱因瀾滄江今南海之流而窮其源則所謂黑水者可知也

月揭巖八詠　　陳濂

天保之山環于泉岩延而長還而廣曲而深窅而幽月出之際始揚輝于東嶺臨而遠屬羣岫供納杳谷掩映林木上下光景盡之所見者皆爲蒼涼杳渺滓遊清淨之境居是山者見其爲山可將薪可以獵耶

以樹藝而已去此則無所于意矣況夜焉以息又何
取于月哉有張子居焉每俟其月之出則步自山麓
登望于峻岅扰息于曲阿既嘯且歌竟夕忘返其歌
曰山之上兮非爾抗兮月之皎兮非爾矯兮彼之靜
兮惟爾之性兮詠是欵棄職業裂囊冕絕交游黙聰
明墮形骸以高一時之見聞者皆以爲癡于是張子
自信于月鴆而樂有癡人之呼或背之于拘虛子拘
虛子曰果有見于是而爲之者耶亦有激于是而爲
之者耶抑亦泥于所見于是而爲之者耶或曰何如
曰均是癡也有見而爲之者癡于天也有激而爲之
者癡于人也泥于見而爲之者癡于物也癡斯下矣

故之民莫不有疾疾趣我不得與刑若也得與刑大
何疾之有敢多疑之爲哉張子之疑與有激而爲之
若耶

對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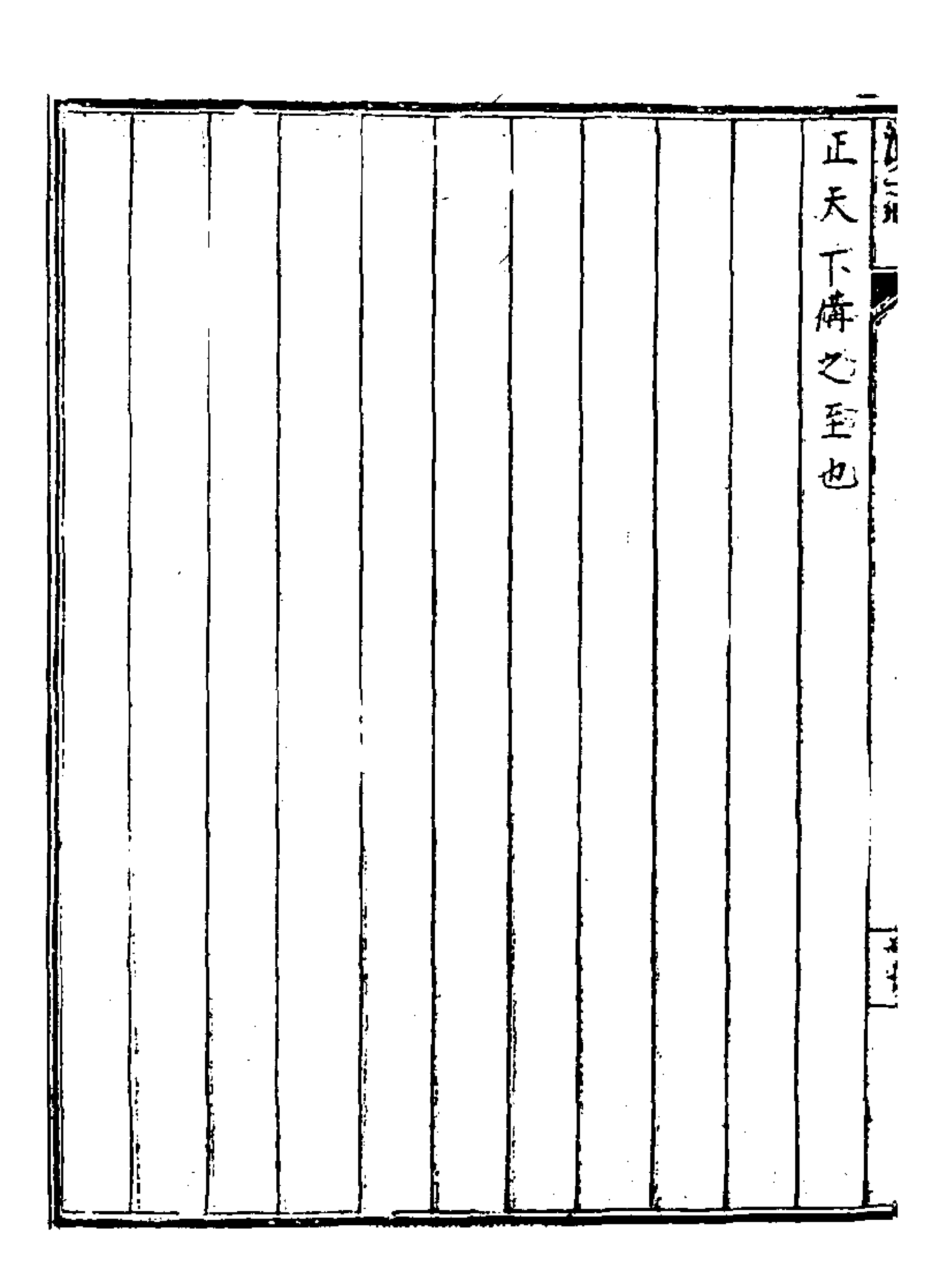
石淙對

崔龐 以

太宰遂菴楊先生生於滇南徙于湖南家于江南以表有星命曰石淙石淙者滇之勝也客曰地以類分域以名定取滇名江古與豫生曰有之黄周扁濂溪著其鄉也呂書東萊追其先也著其鄉則思為之重是故弗有廢也追其先則思為之紹是故有弗弗背也弗廢曰仁肖曰孝仁且孝其惟君子乎客曰賢不遺德而底名智不避衍而藏德翁方居巖廊之上乃能山水之僻暴居士之迹殆不可與莊曰溪焉而不可也夫無累者弛張易者綠著去就決甘澹泊者紛

華不務崇退讓者歟尉不能潔太爲溥軼搢紳謨
著適而已寵可參而食之者殆而進昔伊尹成湯而
周召周公攝政而還明辟懼盈保泰也雖君子有不
成不措位而退予參者而道尊奚爲而不可也容曰
然則翁將隱與生曰未可也君子之於世患其無識
唯道之從今世甘避迹以遂高退去務匿名以辟登
志士求危身以著節義士樂奮勇以垂聲而術策詞
失中一也臣之事君其交有淺深焉其任有輕重焉
其受恩有厚薄焉下含而去不敢竊祿此初任者處
常之法也大臣則異故交深則必懋其德任重則必
安其業恩厚則必永其祚知消息盈虛之幾貴豫處

治忽安危之繫責愼是故汲黯寢淮南之謀直也韓琦平內間度也司馬光改法實也夫大臣者國之寄未可遽言隱也客曰元結寄義于七泉張詠表德以乖崖石淙之義將是類與生曰然吾聞陰陽之氣凝者為石流者為水凝者無變信也流者無滯智也石體乎順故可器水止于內故不可禦孔惡其徑直非其激在人也亦然唯信能立以通行則不窒惟智能運以正出則不流是故有惻怛之情曰仁存而不妄曰誠行而不跲曰才因勢由成唯中是經曰權發于仁禮于誠斯盡信矣周於才達于權斯盡智矣此之謂大儒是故可以立己可以事君可以權出處可以



正天下備之至也

考類

百濮考

董難

牧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傳曰庸濮在江漢之南疏曰此八國皆西南夷也逸周書伊尹為四方獻令正南百濮爾雅南至於濮鉛鄭語叔熊逃難于濮而蠻楚蚡冒始啓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又云麇人率百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綿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僰濮周書王會篇卜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余按哀牢郎今永昌濮人即今順寧所名蒲蠻者是也濮人之俗用麂尾末捶其髻且好以漆飾

面通典所云尾文面言其飾也衣綿即攀枝花濮地多產之可以夾纊言其居處被服也折腰濮人見尊者則折腰以趨言其禮俗也赤口濮人調舌為音如鸚鵡然言其舌聲也黑僰其色多黑言其種類也濮與蒲字音相近今譌為蒲耳或以全滇之地其人百種槩名曰濮亦甚謬矣濮百所居連壤余又以白音按之濮字在白音亦合一屋謂蒲字在白音亦合也夷稱白語稱其人為濮而不稱為蒲是一證也又濮俗截大竹為筒以注水謂之濮竹如郫筒之得名以此驗之益彰彰矣今之論百濮者既不得其地又不得其音雖近濮地者尚爾憒然余因稽之載籍證以

方音作百濮考

南金沙江源流考

張機

按大金沙江發源崐崘山西北吐番地即夏禹所導黑水也雖與雲南小金沙江及瀾滄潞江皆發源吐番然大金沙江之源較三江最荒遠且其源于三江源邈不相近其下流亦十倍小金沙江及瀾潞二江之水按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周文安辯疑錄云甘肅志甘州之西十里有黑水流入居延海肅州之西北有黑水東流邈遠莫窮所之是其源入雍州之西流入梁州之西南其正西別流達西極之外而無所據見地勢西北最高故能經西而

西南也雲南志載金沙江出西番流至緬甸其廣五
里經趨西南海得非黑水源出張掖流入南海者乎河
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邦之正西三千餘里
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里餘里愚觀黃河
源近雲南地則大金沙江源自番雍之地南入緬海
論雍梁閒水惟此大金耳此水為黑水無足辨矣朱子
云天下有三大水曰黃河曰長江曰綠鴨江此語無
怪也宋初斧畫雲南南渡又偏安一隅朱子又從何
知有此此之長廣于江河哉黃真元又為考大金沙
江瀾滄三水雖皆入南海大小遠近迥不同瀾僅滄
四分之一大金沙三倍于瀾滄瀾滄所出地名在鹿

石山在雍望俱可窮源上流亦狹大金沙江之源則
遠出番域上流已闊澄若重淵黝然深碧夏秋漲溢
江色不變若比于楊子浪滄一小溪即諺語大金沙
江之長廣又可知矣其註云傍多松有琥珀自孟養
地來孟養正在金沙江之濱今瀾滄不聞有琥珀大
理志指瀾滄為黑水亦不深考耳相傳大金沙江上
源近大究國自里麻茶山至孟養極北不聞有所往
號赤髮野人境峭壁不可梯繩弱水不任舟抵土人
惟遠見川外隱隱有人馬形似殆西羌之域也今姑
略其源惟自經流支流入海可見者言之水流其至
孟養陸阻地有二大水自西北來一名大居江或云

大車江一名賓榔江二水至此合流又名大盈江今
騰越州人總甸內諸水亦曰大盈江殆竊侈其名也
江流至此夷人方名其為金沙江江中產綠玉黃金
鈿子金精石墨玉水晶閣出白玉濱江山下出琥珀
舊志以琥珀綠玉出在瀾滄江者謬矣昔年王靖遠
蔣定西追麓川叛賊思機發思卜發兼兄造船飛渡
孟養及復與思祿盟誓江乾石爛乃許其過江者皆
此江也滇人相傳名大金沙江若以别麓江北勝武
定馬湖之小金沙江耳自此南流經宦猛莫暾莫即
至猛掌有一江西来入大金沙江又南下昔朴怕鮓
猛莫猛外經蠻莫有一江源自騰越大盈經鎮夷南

甸於崖受展雨茶山古湧諸水伏流南牙山麓出經蠻莫入大金沙江江又經蠻法魯勤猛拱遮鰲管屯大蒿蒲山峽小蒿蒲山峽課馬孟養怕崩山峽戶董鬼哭山戞撒昔年緬人攻孟養以船運兵餉到戞撒爲孟養所敗者此江也正統中蔣貴率兵追思機發爲緬人所壓殺于江中亦此江也大約江自蠻莫以上山陡水陡正統中郭登自貴章順流不十日至緬甸者亦此江也下流經溫板有一江源自騰越龍川江經界尾高黎共山隴川猛乃猛密所部莫勒江至太公城江頭城入于金沙江下流又經猛吉準古溫板又名溫板江溫板又名流沙河相傳唐僧取經過

此渡故名者金沙江也猶憂馬蹉剌至江頭撇江中
有大山極秀傑山上大寺又有一江源自孫獅梵海
憂南來合大金沙江又經止雨龍大馮漳瀛馮撒躃
馬入南海其江涇礬然下地勢平衍江闊可十五餘
里舊志云五里者非也經南蘇盘覺流盤慢緬人善
舟又善泅水操標檝者如涉平地至是江海之水豬
爲一色矣文選載佛經云拔提河一名金沙池脫履
金沙云云金沙江亦名拔提河矣今再附考蒙化府
志瀾滄江與樣濞江蒙人謂之大小二江合西洱河
勝蒲河至頓賞交界處土人謂之羅搽駁日出水光
蕩射可覩不二十餘日至錦龍江即水下流海客船

多會易于此漸漸至南海永昌府志潞江一名怒江
水經注云渴江楊慎云渴江今訛爲露江源出吐番
流經芒市至木邦地名喳哩江又流經八百車里地
至擺古東入南海自木邦以下即可通舟楫昔平麓
川多士軍前往擺古見莽瑞體皆繇此江順流而下
也舊傳潞江流至洪門車里沙磧淺散與近騰越志
以爲入大金沙江皆非是愚嘗謂三江皆可舟可航
夷人欺撓險隱塞不使通行豈知乘地設此三江正
爲
朝廷制馭西南緬甸諸夷設當事者識下可忽而不
講求也異日

聖天子撫綏緬甸諸夷久不朝貢之罪則此三江者固漢家樓船下番禺出奇制粵之牂牁江也

北金沙江源流考　　前人

按金沙江源出吐番其龍川犁牛石下謂之犁牛河又名犁水訛犁為麗又名麗江卽古名麗水蓋以其江內產黃金故名金沙江元憲宗取太里用革囊為筏以濟金沙江者卽此江也其流經吐番鐵城橋東經麗江府巨津寶山二州又東經鶴慶府北勝州姚安府又自武定府北界經黎溪州蒙氏僭封為四瀆之一亦卽此江也又自武定亦流入濟慮部夷人鑿桐檣船以通往來行旅遂又名金沙渡又西過四川

東川府一名黑水一名納夷然皆金沙江別名又經四川行都司會川建昌德昌打衝等衛所又經烏蒙府又經馬湖府蠻夷長官司與馬湖江相合亦流至叙州入岷江矣今自其支流者言之大理賓川大江北入金沙江鶴慶蒙共江東南至龍珠山入石穴伏流復出金沙江三莊河與漾共江會流入金沙江北勝州桑園河經州西南桑園村下流入金沙江龍潭泉有九眼下流入金沙江程湖南入金沙江姚安府青蛉河西經大姚縣東入金沙江龍蛟江一名苴泡江合姚州連場香水三河入金沙江安寧州螳螂川即滇池所泄下流滎迴州治上過昆陽州下經富民

縣入金沙江楚雄府龍川江西合諸水爲峨碌川又東合諸水經定遠縣黑鹽井下流入金沙江考安寧楚雄二水雖小皆河通舟楫武定府西溪河經楚雄府至元謀縣西入金沙江又勃夷水普渡河俱入金沙江以上皆雲南之水朝宗于東海順流于中國者

四川東川府牛欄江源出尋甸府入金沙江牌谷川源出尋甸府白津河西入金沙江越嶲衛大渡河源出吐番下流合馬湖江四川行都司寧遠河西南合瀘水入金沙江懷遠河南合瀘水入金沙江鹽井衛越溪河東合打沖河入金沙江雙橋河流經打沖河入金沙江會川衛瀘古河河出小相公嶺入金沙江

打沖河千户所打沖河樊吞黑惠江又名納夷攊源出吐番下流入金沙江晃橋千户所東河源出小相公嶺會瀘古河入金沙江四川行都司南瀘水源出吐番南入金沙江元史云水源廣而多瘴鮮有行者春夏常熱可燖雞豚諸葛武侯五月渡瀘即此水也元李景山云益州記水經俱以瀘水在永昌不啻縣寰宇紀縱爲在嶲州會川縣景因出使越嶲考瀘水源蓋建昌瀘甯驛有孟獲城又有瀘古州孔明渡瀘縣嶲州又益即滇池此名渡瀘爲有驗今水出吐番過建昌會川合金沙江夾岸多高崖叢箐數下渡如經甑釜炎蒸雍鬱多感瘴癘至今猶然或以金沙江

即瀘水矣雲南之水迤東可通中國者如雲南府
大城江自陽宗明湖經宜良合盤江經臨安之瀘江曲
江婆兮江合盤江經澂江府之盤江經鐵赤河合盤江
廣西府是合會溪合盤江盤江達府境冰為大勘靖
府之瀟湘江自右江合盤江經定水至彌勒合黍依
横山寨下經廣西靜江入于海廣西府西洋江合廣
西田州府右江南江溪亦入右江尋甸府阿寧合溪
入霑益州界北盤經理廣西里灒水陸者安可忽之
哉如大理府西洱河下與漾備江合流入瀾滄江漾
備亦名神莊江瀾滄江源出吐番自西而南至于麗
江蘭州雲龍過永昌楚雄臨安隶黑大白六黄嫩關

至交阯入海趙州白崖瞼江一名赤水江下流至定
邊名禮社江合瀾滄江臨安府西有禮社江入納樓
茶甸界為祿豐江經合檠自馬㮚花江注于交阯清
水江楚雄府馬龍江源自蒙化境由定邊碍嘉合白
崖瞼江南入元江景東瀾滄江大河源出定邊入馬
龍江景東府杉木江馬濵江合南浪浪如威遠州界
永寧府羅易江北過府境勒汲河入四川鹽井衛界
順寧府備溪江西洱漾濞二水合流至本府鐵塢山
下入瀾滄江一名元江府禮社江一名元江源出白
崖瞼江合瀾滄江諸水入交阯新化州摩沙勒江郎
禮社江下流至元江入交阯者樂甸長官景東河源

出景東經本甸下入馬龍江地勝州羅易江合永寧府白角河入西番界永昌府瀾滄江銀龍江入瀾滄江勝備河入備溪江潞江一名怒江經芒市木邦合百下流為蓮哩江經擺古入南海擺御江出吐蕃達金齒南夷經干崖西背下合大車江至江頭城騰越大盈江亦名大車入南甸為小梁河至干崖為安樂河西流為檳榔江龍川江亦流至緬甸大公城合大盈江雲南府安寧河出安寧經富民羅次為沙摩溪至祿豐為太溪至易門為九渡河入元江天星宿河出武定經祿豐過易門入元江蒙化府陽江出郡西麓甸頭花判溪南至甸尾過定邊與迷川禮社江相

合過元江入海瀾滄江與潞漾濞江蒙人謂之大小二江至順蒙交界處土人謂之羅㩦騄二水相交日出水光蕩射可觀不二十餘日至錦龍江一名九龍船行會海客於此漸至南海愚謂雲南通緬甸諸夷水路舊惟知有金沙江可通大舟不知潞江噠哩一派可通擺古瀾滄銀龍一派可通八百交阯皆可舟可船之水經理緬甸者誠不可不講也故附及之

跋類

御製觀音圖跋　　　　朱泰禎

弟子泰禎以庚子歳皈依

白衣大悲五印心陀羅尼至乙卯感夢客浮夢中結

寫經之願嗣後滇南薊北綿歴歳乘甲子過成都蜀

王慕道深切出

世宗肅皇帝御製大士卷為賜命受予太平王求余

寫心經二卷勒石于峨嵋山之珠院焚再拜受因朝

夕頂禮滇中奏捷之暇焚香盥書信手成行無怠惰

相思塵網隙駒不能了悟蓀事然切自惟以

帝室展覲之法寶學長齋繡佛以逃禪我佛之來一

大事因緣也拜手跋此以志私遇

畫樓僉然所藏指八大阿羅漢卷從前人

漸中紅蓮藕而不芳可夢備蘸非可花今乎擘飴以

微風噓咈之為縱妲參耳笑少陵蓮房墜粉紅之句翻

予見明池水間不信耶予池頭栽自邀二本此花時

忽復幻為青蓮有三異焉其始芳也如楚畹新芽柔

綠堪把不類粉色一異也諦視之有紫絲百道螺文

絛繞精極毫髮二異也層臺五重更有紫蒴攢粗秀

出芳飛類花王之有舞青蚍三異也予念芝草無根

今始悟青蓮之非種也凌晨每為誦楞嚴圓覺二

品經行數帀乃治官書蓋予之奧觀皆禪而花之耳

根亦習于廣長之舌耳七夕後三日邀蕃臯諸君共茗賞之揭令然學憲攜一卷相眎為丁南羽所畫十八大阿羅漢像即予所跋而蜀大悲閣中張氏斂行譜予得其白描而此為粉本者也點染精嚴且含靈氣真所云三乘為大車十力為長者從四威儀中施四無畏南羽氏殆以繪事作龍相者歟留池上者數日時有青蓮作供而朝夕持梵貝以薰悅之因復秉葉上露爭紀蓮芳翠葯之祥聊廣異聞以歸令然是則名為報佛恩耳

滇志卷之二十五終